引言

　　从前，在被誉为千年之都的古都郊外住着一位哲人，他主张：世界极其简单，人们随时可以获得幸福。有一位青年无法接受这种观点，于是他去拜访这位哲人一探究竟。在这位被诸多烦恼缠绕的青年眼里，世界是矛盾丛生的一片混沌，根本无幸福可言。

**青年：**那么，我就重新向您发问了。先生主张世界极其简单，对吧？

**哲人：**是的。世界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，人生也是一样。

**青年：**您这种主张是基于现实而并非仅仅是理想论吗？也就是说，您认为横亘在你我人生中的种种问题也是简单的吗？

**哲人：**当然。

**青年：**好吧。在开始辩论之前，请允许我先说明一下此次造访的目的。首先，我冒昧造访的首要缘故就是要和先生充分辩论，以见分晓；其次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希望能让先生您收回自己的主张。

**哲人：**呵呵呵。

**青年：**久闻先生大名。据说此地住着一位与众不同的哲人，提倡不容小觑的理想论——人可以改变、世界极其简单、人人能获得幸福。对我来说，先生的这些论调我都无法接受。

　　所以，我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确认，哪怕是微小的不当之处也要给您纠正过来。不知是否打搅您了？

**哲人：**没有，欢迎之至。我自己也正期待着倾听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的心声以丰富学问呢。

**青年：**非常感谢。其实我也并非是想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先生。首先，假定先生的说法成立，我们从这种可能性开始思考。

　　世界是简单的，人生也是如此。假若这种命题中含有几分真理，那也是对于孩子的世界而言。孩子的世界没有劳动或纳税之类的现实义务，他们每天都在父母或社会的呵护下自由自在地生活，未来充满无限希望，自己也似乎无所不能。孩子们的眼睛被遮盖了，不必去面对丑恶的现实。

　　的确，孩子眼中的世界呈现出简单的姿态。

　　但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世界便逐渐露出真面目。人们不得不接受“我只不过如此”之类的现实，原以为等候在人生路上的一切“可能”都会变成“不可能”。幸福的浪漫主义季节转瞬即逝，残酷的现实主义时代终将到来。

**哲人：**你的话的确很有趣。

**青年：**还不仅如此。人一旦长大，就会被复杂的人际关系所困扰，被诸多的责任所牵绊。工作、家庭或者社会责任，一切都是。当然，孩提时代无法理解的歧视、战争或阶级之类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会摆在你眼前，不容忽视。这些都没错吧？

**哲人：**是啊。请你继续说下去。

**青年：**如果是在宗教盛行的时代，人们也还有救。那时，神的旨意就是真理、就是世界、就是一切，只要遵从神的旨意，需要思考的课题也就很少。但现在宗教失去了力量，人们对神的信仰也趋于形式化。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东西，人人都充满了不安和猜忌，大家都只为自己而活，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社会。

　　那么，请先生冋答我。在这样的现实面前，您依然要说世界是简单的吗？

**哲人：**我的答案依然不变。世界是简单的，人生也是简单的。

**青年：**为什么？世界是矛盾横生的一片混沌，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吗？

**哲人：**那并非是”世界“本身复杂，完全是”你“把世界看得复杂。

**青年：**我吗？

**哲人：**人并不是住在客观的世界，而是住在自己营造的主观世界里。你所看到的世界不同于我所看到的世界，而且恐怕是不可能与任何人共有的世界。

**青年：**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先生和我不是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、同一个国家、看着相同的事物吗？

**哲人：**是啊。看上去你很年轻，不知道有没有喝过刚汲上来的井水。

**青年：**井水？啊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位于乡下的祖母家有一口井。炎炎夏日里在祖母家喝清凉的井水可是那时的一大乐趣啊！

**哲人：**或许你也知道，井水的温度是恒定的，长年在18度左右。这是一个客观数字，无论谁测都一样。但是，夏天喝到的井水感觉凉爽，而冬天饮用时就感觉温润。温度恒定在18度，但夏天和冬天饮用的感觉却大不相同。

**青年：**这是环境变化造成的错觉。

**哲人：**不，这并不是错觉。对那时的”你“来说，井水的冷暖是不容否定的事实。所谓住在主观的世界中就是这个道理。”如何看待“这一主观就是全部，并且我们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。

　　现在，你眼中的世界呈现出复杂怪异的一片混沌。但是，如果你自身发生了变化，世界就会恢复其简单姿态。因为，问题不在于世界如何，而在于你自己怎样。

**青年：**在于我自己怎样？

**哲人：**是的。也许你是在透过墨镜看世界，这样看到的世界理所当然就会变暗。如果真是如此，你需要做的是摘掉墨镜，而不是感叹世界的黑暗。

　　摘掉墨镜之后看到的世界也许会太过耀眼，而使你禁不住闭上眼睛。或许你又会想念墨镜。即便如此，你依然能够摘掉墨镜吗？你能正视这个世界吗？你有这种”勇气“吗？问题就在这里。

**青年：**勇气？

**哲人：**是的，这就是”勇气“的问题。

**青年：**哎呀，好啦！反驳的言辞我有很多，但这些好像应该暂且放一放再说。我要确认一下，先生说”人可以改变“，对吧？您认为只要自身发生变化，世界就会恢复其简单姿态，是这样吗？

**哲人：**当然，人可以改变。不仅如此，人还可以获得幸福。

**青年：**所有的人都不例外吗？

**哲人：**无一例外，而且是随时可以。

**青年：**哈哈哈，先生您口气可真大呀！这不是很有趣吗，先生？现在我马上就要驳倒您！

**哲人：**我乐意迎战。那咱们就好好辩论一番吧。你的立场是”人无法改变“，对吧？

**青年：**无法改变。目前，我自己就在为不能改变而苦恼。

**哲人：**但是，同时你自己又期待改变。

**青年：**那是当然。如果可以改变，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，我甘愿跪倒在先生面前。不过，也许先生会输给我。

**哲人：**好吧。这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看着你，让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的自己。想起了年轻时为探求真理而去寻访哲人的血气方刚的自己。

**青年：**是的，就是那样。我也是正在探求真理，人生的真理。

**哲人：**之前我从未收过弟子，而且也一直都感觉没那种必要。但是，自从成了希腊哲学信徒之后，特别是邂逅”另一种哲学“以来，我感觉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一直在等待着像你这样年轻人的出现。

**青年：**另一种哲学？那是什么呀？

**哲人：**来，请去那边的书房。就要进入漫长的深夜了，给你准备一杯咖啡什么的吧。